

杜光辉 / 著

# 大車幫

作家出版社





杜光辉 / 著

# 大車幫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车帮/杜光辉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3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35 - 4

I. ①大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9826 号

## 大 车 帮

---

作 者: 杜光辉

责任编辑: 雷 容 田小爽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320 千

印张: 23.25

版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135 - 4

定价: 33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为江山我也曾南征北战，  
为江山我也曾六出岐山，  
为江山我也曾西城弄险，  
为江山把我的心血耗干。

——秦腔《祭灯》

# 自序

多少年过去了，尽管我一直居住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岛城市，但始终忘不了西安城北那个叫三家庄的村子，那间宽大简陋的马号，还有马号里的骡子和马。我还能回忆起它们的模样和名字、脾性，那群奴役又服侍这群骡子和马的车户。还有他们讲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阅历，和那些酸得人骨头都发软的风流轶事。

每个上了岁数的车户，都有一段神奇得令人羡慕的经历，苦甜交进，刀子样镂刻在我尚未谙人事的心灵里。

我从车户们的嘴里知道：他们常跑的地方是陕南的汉中、安康，甘肃的兰州、嘉峪关，青海的西宁，宁夏的银川，河南的洛阳、郑州。从西安到汉中有两条道，一条经长安县、沔峪口、子午关、宁陕到汉中，一条过宝鸡、凤州、柳巴、褒河到汉中。要是再朝南走，经过西乡、石泉、汉阴就到了安康。从西安到兰州、嘉峪关，基本上是条直线，顺着官道一直朝西。在吴老大和车户们嘴里，这些道上充满了急流、陡壁、冰坎、深渊、大漠、古泽、急弯、大坡、暴雨、狂风、冰雹、冬雪，还有土匪、绑票、贪官、污吏、凶杀、格斗、黑店、赌局、窑子、烟馆，更增加了故事的神奇色彩。

青年时期的我为从军吃粮，以青藏高原汽车兵的身份转战千里，驾驶着汽车到过车户们说过的好多地方。又有幸结识了曾经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，解放后担任中央西北视察员兼西安仪表厂厂长的李木愚先生。他给我讲了中条山保卫战，军民众志成城，奋勇抗战，尸陈中条山，血染黄河，惨烈悲壮，惊天泣地，硬是没让日军跨进陕西半步。在参加此战役的战斗序列中，征用了大量马车给前线运送弹药给养，同样经历了日军轰炸，流血牺牲，为抗击日本侵略贡献力量。

我进入中年之后，找来了中国地图，按照吴老大提供的地名，很容易找到以

西安为中心，散射到东南西北的官道，已经被红色的线杠连在一起。昔日的古道不存在了，它们被加宽，铺上石子、柏油，成了国家等级公路甚至高速公路。我不甘心，开上汽车西行兰州、西宁、银川、酒泉、嘉峪关，南到汉中、安康，东出潼关、洛阳到郑州，北出金锁关、经白水到榆林。公路的质量很好，除了个别地方弯急坡陡之外，发动机大部分时间都发出嗡嗡的细响，很动听。公路遇整有桥，遇山盘旋，古道的痕迹涤荡全无。公路经过的地名几乎和吴老大他们讲的一样，青海的塔尔寺、宁夏的海宝塔和须弥山石窟、甘肃的炳灵寺、古长城和敦煌千佛洞、嘉峪关的大漠、勉县的武侯墓、柳坝的张良庙、汉中的拜将台、安康的香溪洞，但民俗人情吃喝居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吴老大和车户们讲的土匪劫货、窑子、赌局、烟馆、戏院也被非法检查、胡乱收费、路边野店、卡拉OK、电子游戏这些现代东西代替。但我确信吴老大和车户们到过这些地方，而且不止一次地到过这些地方。不然，他们不会娴熟地讲出那些经历。把这些地方跑完，我用了一个月时间，累得半个月回不过神。真不敢想象，当年的吴老大和车户们就凭着几只牲口，两个木头轮子，加上人的两条腿，在漫长的道路上走过一个一个的来回。他们怎么抵御风雪、冰雹酷阳、土匪野兽的侵袭？一百多挂马车排成一行长龙，人、畜、狗共进的场面，是何等的雄伟壮观！

多少年来，吴老大和车户们的故事从未在我的思想中停止过跳动，煎熬得我心灵无片刻的安静。到了中年的我，居住在浮华都市，远离原始、荒蛮、粗犷、真挚，再把它衔接缀连在一起，那些道劲悲怆的故事，震撼得灵魂深处都在战栗。

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，我就以他们的故事为素材，创作了中篇小说《车帮》，被一些读者欣赏。为了对那些曾经浪迹西北五省甚至大半个中国的爷辈父辈负责，对这个创作素材负责，对读者负责，对我的创作生涯负责，我又用了八年多时间写就了《大车帮》。从中篇小说《车帮》到长篇小说《大车帮》，历时二十一年，前后修改近二十遍，也算是对先人的报答，对自己心灵的慰藉。

# 第一章

民国八年阴历十一月，三家庄马车帮还在甘肃地界挣扎。一行疲了的牲口，一溜疲了的车户，一串疲了的狗，在古道上喧着疲沓的蹄声和脚步声，还有车轴的吱哼。最前头的吴骡子缩着脖子，狗皮帽子上挂满冰凌碴子。他朝前边看了一眼，前方是银色世界，又朝两边看了，右边是蜿蜒雄伟的祁连山，被雪覆盖得严实。不远不近的地方现出一个村堡，有片土坯房，房顶上冒着烧炕的青烟，勾起车户对家的忆念。

天还不黑，三家庄马车帮就到了野牛镇，把从酒泉拉的牛皮卸了，吴骡子带着马车柱和侯三，顾不上吃饭，就去找货栈的掌柜，看有啥货朝东边拉。

齐掌柜正在火炉前品茶，看见他们进来，赶忙站起，抱拳朝门口迎来，高声说：吴大脑兮，快进来暖和暖和，喝茶！吴骡子他们围着火炉坐下，齐掌柜吆喝伙计：驴娃子，快给吴大脑兮拿茶盅！伙计高声答应，一溜小跑进来，手里拿着几个茶盅。齐掌柜从伙计手里接过茶盅，给吴骡子他们把茶倒上，说：刚泡的铁观音，还没喝哩！

吴骡子的心思不在喝茶上，要是能揽到朝西安拉的贵重货，车帮就会有笔好点的收入。要是揽不到拉到西安的货，或者揽的是便宜货，就挣不了多少钱，白出力气混个肚子不饥。

吴骡子说：我们这阵没心思喝茶，车都等着装货哩！齐掌柜说：货是有些，能装二十几车贵重药材、兽皮，再配些羊羔皮，拉到西安，脚钱也没啥说的。可惜你们只有四十几挂车，怕守不住这些货！吴骡子赶忙说：我敢应承拉你的货，

就不怕土匪劫，货出了麻达，值多少我们赔多少！齐掌柜摇头，说：土匪真的把货抢了，我总不能卸你们的骡子卖你们的车！

他们正说着，前边柜台上的伙计又喊叫起来：陕西武功的刘大脑兮来啦！吴骡子心里一沉，有了不祥的征兆。

齐掌柜忽地站起，一边朝门口跑，一边大声招呼：刘大脑兮，啥风把你吹来啦，快进屋里坐！跑到刘大脑兮跟前，拉着人家的手朝屋里拽，骚情得跟狗一样，又喊叫：驴娃子，把这壶茶倒了，重新泡，把那盒西湖龙井泡上！又搬来凳子，摆到人家尻子后头，人家一来就坐到吴骡子的上首。

吴骡子心里又沉了一下，赶忙给武功的刘大脑兮打招呼：刘大脑兮，一向可好？人家不热不凉地回答：马马虎虎，凑合着过。

几个人把招呼打毕，伙计把西湖龙井也泡好了。齐掌柜把茶盅捧到刘大脑兮手里，说：喝茶，这可是我平时舍不得喝的好茶！随之，又不失礼节地给吴骡子他们说：都喝，都喝！货栈掌柜还是那么热情，但吴骡子还是看出哪边眉高哪边眉低。同样一壶茶，给自己喝就是刚泡的，给人家喝就要倒掉泡新茶。这也难怪，刘大脑兮的马车帮有八十多挂车，比三家庄多一半，谁都知道猪肉比萝卜好吃。

刘大脑兮问：吴大脑兮，你们也找货拉？吴骡子答：今天刚把货卸了，找货拉个顺脚。刘大脑兮说：咋这么巧，我们也是刚把货卸了，也想找货拉个顺脚，咱们两家碰到一块啦。

货有贵贱，脚钱有高低，两个马车帮遇到一块，就有了贵贱高低之分。谁贵谁贱，谁高谁低，就看谁的势力大谁的势力小。吴骡子啥话都说不出来，自己的势力没有人家一半大，凭啥跟人家论高低贵贱？齐掌柜见他脸色不好，就说：吴大脑兮，我还有一百多口老瓮，要拉到两河镇。瓮不值钱，又是短途，脚钱不多，好赖能顾住牲口和人的花费，总比放空车强。吴骡子能说啥哩，有东西拉总比没东西拉强吧，只好站起身子，抱拳给货栈掌柜说：多谢齐掌柜关照，我们就不多打扰啦，要赶快装货，明天还要赶路哩。齐掌柜陪刘大脑兮慢慢喝，我们失陪啦。

吴骡子走出货栈大门，望着苍茫天空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三家庄马车帮拉着老瓮，吆出了马车店的大门，碾着快进腊月

门的冻雪，继续朝东挣扎。车上装着老瓮，老瓮像耻辱的旗帜，伴着马车帮一路东进。在车户们眼里，拉老瓮的马车帮是道上最没名堂的马车帮。

风，从尻子后头刮过来，不猛烈也不孱弱，飘着零星的雪花，似有似无，天地间多了朦胧，远的景物都看不清楚。有枯叶从树上飘下，在空中旋了一阵，落在车厢上。路上有了冰雪，吴骡子停下脚步，朝后边眺望，担心车和牲口。马车柱也停下脚步，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也不放心地瞅后边的牲口和车户。

吴骡子给马车柱说：路上有雪，小心牲口滑倒！

马车柱给吴骡子说：让车户们护着辕里的牲口。

吴骡子和马车柱并肩站在路边，一辆一辆马车从他们身边走过，一个一个车户从他们身边走过。他们就挨个给车户们交代，车户们拉着辕骡的缰绳，辕骡的脚步稳当了。

马车柱给吴骡子说：你心里不畅快？吴骡子说：你看咱车上拉的啥，我心里咋能畅快？马车柱说：说一千道一万，只怪咱们车帮的势力太小，要把车帮整大哩。吴骡子说：咋着才能把车帮整大？侯三接着说：要把车帮整大，关键是要有把车帮整大的能耐，还要看老天爷抬举不抬举你。老天爷不抬举你，就是有能耐也不行。诸葛亮够厉害了，到底没有把阿斗扶起来。马车柱不说话了，侯三说得对着哩。周文王靠的姜子牙，刘邦靠的汉张良，刘备靠的诸葛亮，三家庄马车帮靠谁哩？

半晌午，吴骡子看见对面有马车过来，就按道上的规矩，把鞭子抽得山响，吼喊：瓮车过来啦——车户们都把鞭子抽得山响，吼得震天动地：瓮车过来啦——

对方没有声息，显然是违了道上的规矩。按先人传下来的规矩，这边的车帮抽响鞭子，吼出声音，对方也要抽响鞭子，吼出声息，表示知道这边吆的是瓮车，也算是给这边的问候。

吴骡子的心又沉起来，在满是冰雪的道上让路，很危险。车上拉的老瓮，车身稍微一斜，瓮就朝一边滚，很容易把车弄翻。对方不抽鞭子不喊叫，就是不想照道上的规矩来。

吴骡子看了马车柱一眼，心里有了愤怒。马车柱琢磨了一会儿，才说：骡子兄弟，见机行事！

两队马车相遇，两个大脑兮的稍头牯对上了脑袋。吴骡子抱拳给人家行了礼节，问候：大脑兮，一向可好？对方把吴骡子看了，又把三家庄马车帮看了，见车上拉的是老瓮，只有四十几挂车，脸上就有了不屑的神气，抱起双拳，答：还行！

吴骡子用鞭子朝车上一指，说：拉的老瓮！道上几百年传下的规矩：空车让重车，油车让瓮车，所有的车都得给拉瓮的车让道。对方把路面看了，全是冰雪，要是让道，稍微靠边就可能掉道翻车，思谋了一会儿，说：我又不是瞎子！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我八九十辆马车，凭啥给拉瓮的车让道。

吴骡子把对方的马车看了，头天在野牛镇货栈受的气一下子涌出来，把鞭子朝车辕上一插，顺手抽出垫杠。对方大脑兮看着吴骡子，冷笑了，说：你想打架，我们两个人收拾不过你们一个人？又走到吴骡子的车跟前，用鞭子敲着车上的老瓮，说：到时候垫杠抡起来，不知道这些老瓮经打不经打？

吴骡子狠着劲说：老子今儿个豁出来了，不就是几十条人命一百多口老瓮！扭头对手下的车户吼：掂家伙！三家庄的车户都掂起垫杠。对方大脑兮把鞭子插到车辕上，也对手下的车户吼：掂家伙！也把垫杠攥在手里，对方的车户也都掂起垫杠。

吴骡子看着对方，没有一点怯乎。对方看着吴骡子，同样没有一点怯乎。双方的车户全拥上来，摆开打架的阵势。

对方大脑兮给手下人发话：一会儿打起来，把老瓮全砸了，一个都甭剩！

马车柱看着车上的老瓮，心里有了思谋，走到吴骡子跟前，说：这些都是口外的生生货，犯不着跟他们较量。吴骡子也是一口气憋着才做出拼命的架势，经马车柱一点拨，再权衡一下打起来的利弊，吃亏的显然是自己。但势扎出来了，收势就难了，哪个人没有一张脸？

马车柱走到对方大脑兮跟前，说：兄弟，要是拼起命来，我们四十几号人，收拾你们四十几个人总能做到吧？我们打不过你们，你们也占不了啥便宜，就是谁家吃亏大谁家吃亏小的事！对方大脑兮不说话了，心里明白得很，真正打起来，他未必占多大的便宜，还在江湖上落下不讲规矩的名声，琢磨了一会儿，说：我们车上装的全是盐包，实在不好倒车。你们把道让出来，我给兄弟们赔个不是！说完，对身后的车户吼：给兄弟们抱过来三坛烧酒！

吴骡子的脸搁住了，就顺坡推碌碡地对手下的车户吼：倒车！

三家庄的车户折腾了半个时辰，才把车倒到宽点的路面上，把路让开，看着人家牛皮轰轰地把车从他们身边吆过。吴骡子望着人家最后一辆车吆过，自言自语说：咱羞了先人啦！马车柱望着人家走去的背影，脸上木木的没有一丝表情。侯三叹着气说：山高皇帝远，这地方有啥规矩可讲！

## 第二章

连着几件事情的折腾，吴骡子心里像坠了石头，沉得难受，琢磨把马车帮整大的办法，琢磨了一天，胸中还是一团乱麻。

道上的坑洼冰雪越来越多，路越来越难走。吴骡子又操心起车和头牯的安危，对着后边的车户喊：都把辕护好，小心把辕骡滑倒！

车户们更精心地护着车辕。

侯三的车过来了，他头天黑了在窑子过了一夜，这阵还窝在车辕上睡觉。吴骡子看着侯三，脸一下子黑丧下来，大步走过去。马车柱也加快脚步，和吴骡子只差半步，两个人都摆出恶狠狠的架势。他们最见不得吆车不出力气的懒熊，何况又在火头上。

吴骡子走到侯三跟前，吼：侯三！侯三没有听见，他睡得太死了。马车柱走过来，用鞭把对着侯三的头敲了一下，也吼：侯三！侯三嘟囔了一句：骚情啥哩，人刚睡着。又窝成一团睡着了。

吴骡子看着侯三，再没说啥。马车柱用鞭子对着他的脸戳了一下，有血流出来。

侯三骂了一声，睁开眼睛，看见站在跟前的是吴骡子和马车柱，赶忙跳下来，没踏稳差点滑倒。要是滑倒了，车轮刚好从身上碾过。古道上，多少车户在车辕上睡觉，下车时滑倒在车轮下，葬送了吃饭的前程。吴骡子赶忙拽住他，吼：你看看这是啥路！侯三嘟囔：夜黑折腾得太厉害了，这阵骨头都是软的。

马车柱把鞭子攥了几下，就是没有抽到他身上，大声说：侯三，你要是把辕

不护好，牲口有个闪失，我拿你的命顶牲口的命！吴骡子跟着对侯三说：要是咱三家庄的人都像你这样子，到死都把车帮整不大！侯三嘟囔：整大能咋，整不大又能咋？吴骡子又把不知劝了多少遍的话说出来：咱们三个是一起上道的，我跟车柱都把车置下了，你连个头犄尾巴都没有，把钱都弄了那事情，照这么下去咋能行哩？要是咱三家庄的人都去弄那事情，哪有钱置车买头犄，车帮一辈子都整不大！

侯三看了吴骡子一眼，啥话都没说。吴骡子见他不说话，就不好再数落他。

三个人并成一排走在牲口旁边，侯三又觉得身子发软，想朝车辕上坐，手刚搭到车辕上，马车柱又对他吼：你又想坐车啦，我们把你叫醒干啥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侯三迷迷糊糊问：你们把我叫起来干啥？马车柱说：你把驴眼睁大看看人家都在干啥！侯三把前后看了，说：人家都在护辕哩，我也护辕。就把肩膀扛在车辕上，遇到坑洼地方，车辕该咋摆还咋摆，他成了车辕的累赘。

吴骡子见侯三这挂车的辕牲口有点软，真是软牲口遇到了软车户，就对侯三说：你去护我的车，我护你这车。马车柱挡住就要朝前跑的侯三，给吴骡子说：你把头车交给侯三，他能把路领好？吴骡子琢磨：不让侯三护自己的车，让他护谁的车？谁都知道这个时候把车交给侯三，等于把牲口和车的命交给侯三，就说：你说咋办哩？不让他护我的车，让他护谁的车？马车柱说：让他护我的车，我的辕牲口也不赖，不会出麻达。吴骡子说：你那辕骡腰有点软，把车交给他肯定出麻达。你吆你的车打头开道，让侯三护我的车，跟在你后边。马车柱说：自古以来，头车都是大脑兮的，我把车吆到前头算啥哩？我想当大脑兮不错，可要正正经经把你比下去。还是我替侯三护辕，侯三护我那挂车。

吴骡子说：车柱兄弟，你的能耐不在我下头，要是命好了大脑兮肯定是你的。马车柱说：小心我啥时候把你比下去。我就不信黄羊镇三姨太的热炕只有你能上，我马车柱就上不成。我要是当上了大脑兮，心比你大多咧，我要把咱马车帮整到八十辆！吴骡子说：你才那么点心劲。你知道我是咋想的，我想把咱马车帮整成西北五省最大的马车帮，我要当西北五省最大的脑兮。

侯三看着他们，嘿嘿笑了一下，说：凭你俩的能耐，能把这些车保住，就算烧了碌碡壮的香啦！吴老大和马车柱觉得侯三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也就不再说话了。吴骡子走到马车柱的车跟前，对侯三说：你护辕把力气用上，要是护出个麻

达，咋着给车柱兄弟交代。他说这话还有个想法，饭是一口一口吃，钱是一点一点挣，家当是一件一件置。要把马车帮整大，就得一个牲口一个牲口、一辆车一辆车置办。要是还没有把牲口买回来，却把原有的牲口日塌了，马车帮不但整不大，还会越整越小。

侯三说：你把心放得宽宽的，保证不会出麻达。猛然见车帮上拴着酒葫芦，用手摇了下，里面有声音，欢喜就被葫芦里的酒挑逗上来，取下葫芦送到吴骡子跟前，说：车柱的葫芦里还有酒哩！吴骡子没有接，说：你呀，就是猫吃浆子净在嘴上挖抓。侯三见吴骡子不接酒葫芦，就揭开葫芦盖子，对着嘴灌了几下，说：车柱这人有计，旁人的酒都喝完了，他还存这么多。吴骡子说：少喝点，空肚子喝酒容易醉，咋着护轡？侯三赶忙又给嘴里灌了几下，才用肩膀扛住车轡，身子随着车轡的摆动，东倒西歪地向前挣扎，肩膀是软的，腿是软的，腰也是软的，这三个地方一软，全身都软，用软身子护轡，就像用橡皮条做柱子。

吴骡子护着车轡朝前挣扎，猛然觉得车轡一歪，尽管他用力扛着车轡，车轡还是把他的身子狠狠推了一下。这是段很难走的路，坑洼太大了，弄不好真会出事情，就对侯三大声吼：给后边的人说，都把轡护好！侯三脑袋昏昏沉沉，像是打瞌睡。吴骡子见侯三没有应声，又吼一遍：侯三，听见没有？侯三还是没有回音。吴骡子叹了口气，用鞭子对着侯三的耳朵边抽了一下。侯三在迷糊中听见一声炸响，猛地睁开眼睛，知道自己护轡打瞌睡，犯了车户最不该犯的毛病，赶忙装出很卖力气的样子扛着车轡，对轡骡吼了一声：驾——

马车柱见侯三护轡打瞌睡，就对着他吼骂起来：驾你先人的脚后跟，这路上你还敢吆轡骡使劲，你会不会吆车！侯三这才知道自己又犯了错误，在这种路上吆车，要让稍头牯使劲，让轡牲口把力气用在平衡车轡上。轡牲口要是使劲拉了，就没有力气平衡车轡，车轡摆动得厉害了，会把轡牲口滑倒。

侯三扛车轡的肩膀用上了力气，车轡摆得越来越厉害，车轡摆动带着轡骡和他，东倒一下西歪一下，两只脚咋着都迈不出直线，东边踏一下，西边踏一下，心里就有了吃力，要是把轡骡滑倒，就惹下了天大的罪过。于是，就用力扛车轡，想减轻车轡的摆动，但车轡的摆动没有一点缓解。终于，轡头牯又一个摆动，窝倒了。侯三一蹦跳 to 一边，两手把屁股拍着跳，拼命吼叫：来人呀，轡骡叫压到车轡下边啦！

吴骡子听见侯三的喊叫，对着辕牲口吼了一声：吁——连刮木绳都没拉就朝后边跑。跑到摔倒的辕骡跟前，压在车辕下边的骡子快憋死了，眼睛都鼓出来，四条腿也被车辕压在下边不能动弹。吴骡子用刀子割断压在辕骡脖子上的车攀。车攀一断，辕骡就能呼吸了。辕骡的命保住了，吴骡子的心还在喉咙眼里悬着。驾辕的牲口要是被重车压了，一般都要压出麻达，不是压断腿就是摔脱胯骨。人养头牯是为了拉车，牲口把腿或胯骨压出麻达，拉不成车，跟死了没有啥两样。侯三还是一蹦老高地喊叫救命。吴骡子对着侯三骂：吼你先人的脚后跟，过来抬车！后边跑过来的车户拥上来，一齐抬起车辕。马车柱跑过来，把辕骡从辕里拉出来。吴骡子对马车柱喊：快把骡子遛遛，看胯骨压出毛病没有？马车柱黑着脸对侯三说：侯三，要是我的辕骡有个麻达，我把你套到辕里当牲口用！

马车柱牵着骡子走了十几步，骡子右腿的歪翘轻了好多。一直到骡子的后腿不歪翘了，走相和平时一样了，心才彻底放下来。吴骡子走到骡子跟前，用力在骡子的腰上压了几下，骡子闪都没闪，又用拳头在胯骨上用力砸，骡子稳稳地站着。他又蹶下身子，把骡子的大腿、关节、小腿都看了，用手在上边捏了，骡子没有痛的样子，才对马车柱说：老天爷保佑咱哩，出了这么大的麻达，牲口没有一点毛病。又转脸给侯三说：你听着，从今以后，只准你一个月逛一回窑子，你敢多逛一回，我把你的家伙割了喂狗！

侯三急忙说：一个月只逛一回，不把人憋死才怪。吴骡子说：我只知道人不吃饭活不下去，不知道人不逛窑子就活不下去。你要是再缠我，我叫管账的把你的工钱卡住，路上不给你一文钱，回到西安再给你，把钱节省下来，还能置点家当。侯三急眼了，说：你这就管得宽啦，我拿自己的钱逛窑子，没用车帮一分一文，凭啥卡我？马车柱看不过眼了，加上刚才就对侯三有气，蹦到他跟前，用鞭把子对着他的脑袋砸下去。侯三赶忙用手护脑袋，鞭把子砸到手背上，砸出一道血口子，血涌出来。冬天的血旺，流得满皮袄都是。马车柱还嫌不解恨，对着他骂开：你敢给大脑勺顶嘴，看我今儿个不废了你！

吴骡子走过来，劝住马车柱，说：算啦，他也就那么大的能耐，在这路上护辕也难为他。这也是人的天性，老辈人都说劝赌不劝嫖，那上头的嗜好比啥都难改。

侯三又嬉皮涎脸地讨好他：还是骡子兄弟好……

马车柱看着侯三，长叹口气，对吴骡子说：人常说慈不带兵义不理财，你这人心太软，干不成大事！

吴骡子再没说啥，指挥着车户把破了的老瓮卸下来，把车上的老瓮重新绑了。又给侯三手背上抹了刀伤药，伤口不痛了，血也不流了。侯三又看见吴骡子车上的酒葫芦，用手摇了一下，里面也有烧酒的晃荡声，心里又有了欣喜，拔开葫芦口上的塞子，仰起脖子朝嘴里灌，一口气把剩下的酒灌完。心想自己惹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没有落下一点麻达，老天爷在保佑自己，就得意地吼唱起来：

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，谁料想把肚子放在前头……

侯三吆车不行，嗓子行。他只要扯开嗓子吼起来，方圆半里地的人都能听见。关中道上的秦腔，雄浑、遒劲、直冲云天，竟把几只归巢的鸟儿惊得拐到一边。

吴骡子又对侯三有了感慨：这人正经事干不成，弄这事倒有一手。马车柱也说：侯三当初不该选车户行道，要是进了戏园子，凭他那好嗓子，说不定会唱红西北五省。可惜了，咱车户行道多了一个懒熊吆车的，唱戏行道失了一个名角。要不，侯三这阵也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娶大的养小的，哪会逛古道两边的土窑子？吴骡子说：这就是命，人常说，女人怕嫁错郎，男人怕入错行，可惜侯三的好嗓子啦。马车柱说：让侯三再吼一段，人跟头牯都没力气了，就当他和人和头牯打气哩。吴骡子说：就让他给咱吼，咱走得就不寂慌咧。说完就对侯三喊：侯三！侯三一溜小跑过来，问：叫我干啥哩？马车柱说：我的葫芦里有酒哩，你喝上几口，给咱们吼上一阵子。

侯三说：我把酒喝过了，你说我给咱吼啥？他以为自己又犯了啥规矩，见马车柱让他吼秦腔，提起来的心落下去，腰板子梆硬起来，刚才操心的事又翻上来，对吴骡子说：我给咱吼了，你就让我逛窑子。只要不禁止我逛窑子，啥时候要我吼，我就啥时候吼，要是偷懒不好好吼，叫驴把我先人日死！吴骡子苦笑了，无奈地说：我拿你真没招了，你先人咋要下你这个不孝顺的子孙。我答应你，你好好给咱吼，我不管你逛窑子啦。可是有一条，第二天的路不好就不能去逛，要养足力气吆车。侯三赶忙说：我给咱唱段《三上轿》。说完，连着咳了几

下，把嗓子里的痰清了，就放声念开道白：

天哪！哎呀苍天哪苍天！这狗官不但不接我的状子，反而将我推下堂来。这时节我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难道我这杀子之仇就这样白白罢了不成？只说这——有了，有了，我就站在这大堂门口，将这狗官大骂一场，方泄我心头之恨也！

他念完道白，猛地仰起脸，对着阴沉沉的雪天，可着嗓子吼唱起来：

你为官不来爱民命，你官官相护徇私情。你只顾一人一家来高兴，全不怕万民百姓恸哭声。你枉吃国家俸禄无人性……

侯三拼尽全身力气，觉得声音不是从喉咙里吼出来的，不是从胸腔里迸发出来的，是从广袤的大地里爆发出来的，是天地交合撞击出的犷悍巨响。吼着胸腔，被马车柱训斥的烦恼，护辕惹下的麻达，人间的不平，吆车的艰辛，日子的贫寒，没钱逛窑子的压抑，全被宣泄出去。随之就是一阵清爽，脑子里的混沌没有了，烦恼没有了，满腔豪气，甚至身上的疲软都消失了，代之的是勃勃生机。吼完，就自言自语说：把他家的，吼过了这一阵子，才知道自己还是个人。

侯三的吼又涌进车户们的耳朵，在他们的大脑里、胸腔里、肌肉块块里、骨头缝子里，奔腾着，咆哮着，涤荡了挣扎了一天路程的艰辛和疲倦，催生了满满腔腔的生机和力量；侯三的吼，也涌进头牯的耳朵里，在它们硕大的脑袋里，在两腿间的胸膛里，在坚瓷的肌肉里，在骨头缝子里，奔腾着，咆哮着。这些头牯从古道上挣扎的第一天起，就是听着车户们的吼唱走过春夏秋冬，走过八百里秦川，走过高峻秦岭，走过干旱河西，走过茫茫戈壁。它们知道，只要主人吼唱起来，就会加快挣扎的步子，就会增加吆喝它们的频率。于是，不等主人吆喝，就加快了脚步，蹄子踏在冻土上的声音有力了许多；侯三的吼同样涌进狗的耳朵，狗是通人性的生灵，同样催生了它们的生机和力量，又欢实起来。在一派喧闹中，马车行进的速度加快了。